

西瓜与麦芽糖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我说过,小镇东街口是一条南北向的马路。马路东侧是河流,河对岸是北坎三大队的广袤田野,种着庄稼和瓜果。瓜果的藤蔓爬满了田埂。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:某个孩子偷了河对面瓜田里的西瓜,被看瓜人追得落荒而逃。那紧张的场景总是发生在田埂上,追赶的看瓜人与偷瓜的孩子之间的距离,大约在30米左右。在一定时间内,这段距离会保持不变,好像两者永远定格在那里了。但这其实是错觉:看瓜人与孩子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,几乎每秒钟就会拉近一米,似乎用不了几秒,看瓜人就能抓住孩子。如果偷瓜的孩子乖乖束手就擒,看瓜人不会对孩子怎么样,顶多骂几句,然后拿回孩子手中的西瓜。但孩子抱着西瓜一意孤行地逃窜,性质就变得恶劣了。而且气喘吁吁的追赶,也使得看瓜人心头的火气越来越大,因此,结局已经毫无悬念:看瓜人抓住孩子会结结实实揍一顿,然后扭送至其家长处,这意味着孩子会再遭受一次惩罚。

虽然情况如此危急,但孩子却舍不得扔掉怀里的西瓜。这是因为绿油油的西瓜对孩子的诱惑力太大了,当孩子潜入瓜田得手后,孩子就开始想象西瓜粉红色的沙瓤了,与此同时,西瓜甜美的味道开始在他口腔里蔓延。孩子甚至还会想到吃西瓜时不能把汁液弄到衣襟上,否则回家不好向大人交代。还有一个原因:因为快速奔跑,孩子离河流越来越近了。然而,孩子跑得再快,也跑不过大人。事实上,看瓜人与孩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,当河岸近在脚下时,看瓜人差不多已经贴近了孩子的背后,只要伸出手就能揪住孩子后脑勺上的头发。这时,我们会看到,那孩子用尽全力将西瓜扔到河里,就像轮船触礁的一刹那,水手将救生圈扔进大海。随即,孩

我们时刻都在觊觎对岸瓜田里的西瓜。我们总是身不由己就爬上岸潜入瓜田,因为怕被看瓜人发觉,我们总是匍匐着前进。

子纵身跳入河中,比他先落水的西瓜正漂浮在他附近。

其实,在最初的时刻,西瓜和孩子都沉入了水中,留在水面的只是一圈残破的涟漪。俄顷,西瓜先浮出水面。接着,孩子也浮了上来。那孩子仰躺着,将西瓜抱在肚子上,两脚交替蹬着水,往彼岸移动。看瓜人难受了,他站在此岸边,无奈地看着孩子朝对岸游去,他甚至看到孩子脸上得意洋洋的笑容。就那么看了会儿,转身悻悻地走了。他为什么不跳下河捉拿那个孩子呢?也许他不会游水,也许他觉得像一只西瓜跳下河不值得。

这个孩子也许是我,也许是我的小伙伴们。在整个夏天,我们都是赤膊、裤头、拖鞋。在太阳的暴晒下,我们整个上身和大腿以下都黝黑无比。我们经常泡在河里,或游泳(大都是狗爬式)或打水仗(将从河里摸到的砖块当手榴弹扔向对方,通常情况下,手榴弹还未抵达对方的头顶,对方就扎猛子沉到河底了);或在芦苇丛里摸鱼虾或河蚌悬吊在过往船只的后尾上;或在水中滑行一段距离才松开手。

不过,我们时刻都在觊觎对岸瓜田里的西瓜。我们总是身不由己就爬上岸潜入瓜田,因为怕被看瓜人发觉,我们总是匍匐着前进。我们的身姿十分符合匍匐爬行的标准,这当然都是从打仗的电影中学来的,比如电影《奇袭》的开头部分。一开始,我们都是现偷现吃——躲在瓜田里,用拳头将西瓜捶开,专抠瓜瓤吃。但这样做很危险,一旦被看瓜人发现便无处可逃,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。后来,有个蔡姓孩子被看瓜人当场抓住后,我们就把西瓜带离现场了。

小镇的街头时常会响起“咣咣”的敲锣声,这简直让我们这些孩子受不了。很多对味蕾的诱惑都是以声音的形式抵达的,比如棒冰箱子被敲打的声音。那时我们一直搞不明白,为什么冰棒包裹在棉絮里不会融化。棒冰箱子被敲打的声音,总是在午后传来,我

们的心一下子乱了,想尽办法搞一枚五分钱的硬币。可是哪有办法可想啊,到最后,我们只有把手伸向母亲的钱包或父亲的裤兜,前提是,他们都在午睡。这种事每个孩子都干过,而失手的孩子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,它无一例外都是来自父亲。惩罚的内容一般是拳打脚踢,直到孩子苦苦告饶。有一次,一个吴姓孩子在偷父亲裤兜里的钱时,不幸被父亲发现了。父亲怒不可遏,扬言要剁掉孩子的手指,但不知为什么,孩子的手指一直完好无缺。这固然跟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婆外公苦苦相劝甚至以死要挟分不开,但也不排除父亲虚张声势,吓唬吓唬孩子而已。

“咣咣”的敲锣声在我们心头引起的震颤并不亚于棒冰箱子被敲打的噼噼声。当“咣咣”的声音响起时,街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。声音的制造者是几个挑着货担,皮肤黝黑,衣衫褴褛的人。此刻,货担被人群围着——一头是黄灿灿的麦芽糖,一头是废铜烂铁。他们是从船上下来的,他们类似于乌篷船的小木船是从里下河来的,小镇人称他们为“下河佬”。所以,当街头响起“咣咣”的敲锣声时,小镇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,下河佬来了。伴随着“咣咣”声的,还有“下河佬”的吟唱,那种用方言土语唧唧呀呀吟唱的民间小曲。我相信,他们唱过“扬州小调”,唱过“杨柳青”,唱过“拔根芦柴花”,唱过“八只小船”。可是小镇上的人谁能听得懂呢?不过,锣声与小曲相得益彰,已经足够吸引人了。

一想到甜得黏牙的麦芽糖,我们就垂涎三尺,所以我们听到锣声时,都猴急地从河里爬上岸,回家翻箱倒柜找个破锅或牙膏皮,去换糖吃。找不到破锅或牙膏皮的孩子,则千方百计弄点废品去卖,再拿着钱飞快跑到街头买一块麦芽糖,躲到某个无人的僻静处享用。因为舍不得一口吃下去,便慢慢舔。在口水的不断侵蚀下,麦芽糖开始溶化了。这时,孩子再也忍不住了,将手中的麦芽糖扔进了嘴里。也许是觉得这样太奢侈了,孩子让麦芽糖在嘴里保留片刻,又吐了出来,拿在手里一口一口咬着吃,直到掌心里的麦芽糖告罄。这个孩子也许是我,也许是我的小伙伴们。



归心似箭

梁玉飞摄

高古疏淡背后的繁复苦功

——访张大千博物馆

□强 零



博物奇妙

“岁晚沱江绿,云深锦树新。”在沱江的怀抱中,内江,这个位于四川南部的城市安静、闲适。

张大千博物馆就建在内江,在他的故乡。这个球形的多面体复式建筑,取义于张大千的梅花图,“花开数朵,各表一枝”,造型立体多棱,极具现代感。

内江的张大千博物馆有他的动人之处。尤其是他擅长的摹古画、仕女画,都有不少代表作在其中。张大千人生重要历程之一的敦煌临摹画,在此馆里虽只有少量,多数是以影像和雕塑在展示,这种缺失从另一个角度宣讲了该馆藏品的真实可信。

学古画,自然要从临摹开始,这是千年来不变的学画规则。连明代书画家董其昌,也要从古人那里偷技,这个偷技即是临摹,在临摹中找到线条入笔的感觉。

早期张大千临摹了不少古画,10岁时便跟着母亲习画,17岁便师从清代遗老李瑞清、曾熙,深受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,对于明清以来文人画的理论与技巧,身体力行。即便是被人诟病没有创新精神,他依然认为这是基本功,是必不可少的。

古画的技巧,临摹功底固然重要,但到底也只是临摹,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,学到了高超的技术,终究还是要有属于自己的表达,创作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,张大千在上海发展,发现他所学的清朝遗老风范的那些古画不能适应市场。战争给上海带来动乱与不安,也带来各种思潮的碰撞。世界各地的官

员,文艺精英在这里争奇斗艳,在上海这个港口交锋,艺术的,文学的,此起彼伏。

民国时期的上海,张大千发现市民们更喜欢热烈、鲜活的绘画,传统绘画只能在收藏界或一些风雅人士中得以存在,这就显得古画的市场蛋糕正在缩小。

大概是为了生存,张大千临摹的古画,以假乱真进入市场。虽然获得了一些钱财,但他并不满意,他也一直把自己放在严肃艺术家的地位上,考量自己。

中年时代的张大千,画风转入清丽秀丽、色彩热烈明快,在当时传统绘画中,还沿袭明清文人画传统,或仅仅做一些小调整时,他的这种风格显得特别突出。

比如在他的仕女图中,温婉、明媚、丰腴、活泼的古代女子图像,就十分惹人喜爱,即使今天看来,也十分应景。市民面对这类“稍俗”的意向都是喜欢的,不然过年过节,为何是花好月圆,大富大贵的意境和寓意呢。

但对于仕女,张大千有自己的看法,即画女子,要画得惹人喜爱,有林下之风,娴静娴好,但又不能画得浪荡轻浮,不能流于情色,才能显得高雅,今天看来,这就是不媚俗。这些心得和画技,也是从古画中揣摩得来的。

1940年作的《执扇仕女图轴》,女子娇媚,俏皮地倚靠岩石,一腿弯曲,以扇子遮住半脸,眼神流波转动。女子乃白描而成,尽显姿态,但素中有媚,蓝边肩头画龙点睛,调和画面,人与物一下子就生动了起来。

《锁窗词意图轴》中,女子清瘦羞涩,情窦初开状,在案台边,展卷绘画,左侧有瓶花绽放,人物的娴静从面部缓缓生出,才解风情之状。余韵了了,让人难忘。

其实张大千骨子里,依然喜欢并坚持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,所以他的变,依旧是在基

其实张大千骨子里,依然喜欢并坚持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,所以他的变,依旧是在基础上的变,也就是根是不会动摇的。

础上的变,也就是根是不会动摇的。

张大千一生游历甚多。他一贯主张画家需要多走走多看看,对于黄山、峨眉、青城山等名山,自然少不了他的足迹和画笔。他的《黄山云海图轴》,是对古人的致敬,也是自己的喜爱。

山头云海,互为隐现。磅礴之情是景,也是人。渊雅而为黄山而做,但古画中的峻峭、飘逸,一脉贯穿。在张大千笔下,黄山依然有着古代宋元的意味。

家乡的山水,是永远的心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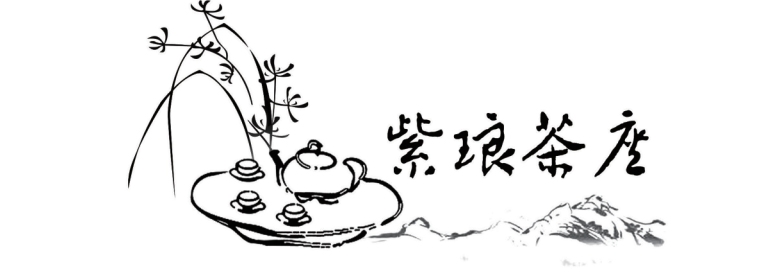
《青城望坡崖图轴》,是1940年2月张大千游览四川青城后山之后所作。一古人在枯树中侧身回望云山。画面萧索,即使前景中有几颗绽放的红枫,也不过是将枯意衬托得更加彻底。

画中的古人,是来自青城山望坡崖的典故,北宋西蜀著名隐士张俞在青城山隐居,他盼望苏东坡远离政治风波,和他一起归隐于此。让张俞没有想到的是,苏东坡遭遇“乌台诗案”身陷囹圄,后遭一贬再贬,直到客死常州,也没能回到四川归隐青城山。而痴心的张俞则等去世也没等到这位兄弟。当地百姓感念张俞痴心,就将这个地方叫做“望坡崖”。此画有高山流水、知音相期之意味,所以已经超越了现实之境的山景。

晚年的张大千画风变化,也许是因为眼疾,在工笔上不能再下功夫,更多的采取写意泼墨。不过他并不要求后来者学他,“我的风格一直在变。”他提倡还是要从本源上去学习。

“一个艺术家最需要的是自由。”张大千说。而这种自由,是建立在多年的不自由不臆想,恪守成规之上。这是学艺规律,是程式,是偷不得懒的基础与苦功,是蓬勃大树能够深扎的土壤。

张大千博物馆正好是张大千诞生120周年开馆的,即2019年。内江很新,博物馆也很新,小城市的现代化进程,看上去一切顺利。沱江上的风风缓缓而来,尘烟往事聚聚散散。



紫琅茶座

清白,是人类追求的至高境界之一。守住清白,才能守住人格,守住尊严,实现完美人生,乐享幸福生活。

守住清白

□凌云



人生絮语

人们欣赏雪,因为它无暇;人们赞美雪,因为它清白。清白,是人类追求的至高境界之一。

《辞海》上说,清白是操守纯洁,没有污点。”守住清白,这个“守”字就十分耐人寻味。守着,有防守、守候、遵守等意义。但凡守,“两军对峙”,都要费一番功夫,花一番心血,也就是说,要守好清白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守住清白,是为人做事的底线。“志士不饮盗泉之水,廉者不受嗟来之食。”人都是有底线、有自尊的,正如孟子所言,“蹴而与之,乞人不屑也”,这就是人的尊严与底线。早些年,在云南边境的一场自卫反击战斗中,士兵老何(当时应称小何)以身体滚爆山坡上的一个地雷阵,上级决定授予他特等英雄的称号。但是,老何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:“我不是有意滚雷,是不小心摔下去,没办法,只能顺势滚下去。”记者说:“特等英雄的称号已经报了,你就是老何觉得不好意思,坚持说他是不小心摔下去的。结果,那次获得英雄称号的是另外两位战友。而他很快就退伍回到四川农村,现在惠州淡水打工,仍然是一个农民。有人问他是否后悔,老何说:“我本来就是一个种地的,如果摔一跤就成了英雄,那才后悔呢!”孟子说:“仰不愧于天,俯不忤于地。”人在做,天在看。老何无愧是一个真正的清白人。

守住清白,更是为官者的标准和规矩。市场经济,物欲横流。面对这种特殊环境,为官者要守住清白,守住自己的人格和尊严,就必须稳得住心神,管得住所为,不伸错口袋睡错床,不稀里糊涂用错权,而要自觉养成“奉公为德,谋私为耻,清廉为荣,利己为羞”的从政风范。

丹碧未遥 倩谁续笔

□杨 谓



兼得斋夜话

2020年9月初,由六幕文化主办的《丹碧未遥——近现代南通乡贤书画收藏展》在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驰远路开幕。“丹碧”二字,出自陆游《桃源忆故人·应灵道中》:“栏干几曲高斋路,正在重云深处。丹碧未干人去,高栋空留句。”“丹碧未遥”四字,渊雅而又亲切,有惆怅、有怀念,如此有文化的展名如今已不多见,仅此四字,已足见办展者之用心。

水平平整、考释清楚,首次亮相之藏品多,这三点是该展留给我的印象。本文则仅对笔者首次见到并印象深刻的作品作一叙述。

展览共展出60位乡贤的100件作品,一半来自杨运兄多年的积蓄,一半来自乡贤后裔、部分藏家的私藏。

顾永俭(1914—1947),号大殊,通城人。承杨运兄美意,特带来顾永俭十八九岁时临古山水册一种供我欣赏。据此册,可见青少年时代的顾永俭,在书画方面,才情横溢。这次展览中有顾永俭山水屏条四件,构图平中寓险,造型自然生动,用笔温和中见筋骨,用墨、设色、施水,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,真天纵之才,为近现代山水画坛所仅见。可惜天妒英才,就像诗坛之徐志摩。

陈曙亭(1900—1980),名昀,南通人,展览中与陈曙亭有关的展品有多件,故而知道他与当时一众文化名人交往甚密。杨运兄另给我欣赏了一件陈列的《墨菊图》,画幅甫一开启,有古气扑面而来。画作似无法法,且有“犯忌”处,然暗合自然之理,此正艺术之大章法也,非

视名利如粪土之高手不敢为。此画作于1956年国庆节,画之上题诗,彰显了曙亭先生独立不阿的美学主张,书风古拙凝凝,与诗意画境相协调,题诗曰:“人生爱好鲜相同,相问允在真美中……爱好各殊难相强,清高隽逸共此风。”“蟋蟀在堂,岁聿其莫。今我不乐,日月其除。”(《诗经·唐风·蟋蟀》)这是画作带给我的联想,画之美,与《蟋蟀》一诗一脉相承。还有一件特殊的展品《兰花》,为陈曙亭中风后所作,画在一张卫生纸上,格调与众不同,也有他所追求的冷峻之美。

李苦李(1877—1929),名祉,字筱湖、晓芙,号园客,山阴人,曾长期寓居南通。展览中有其花卉三件,一般,物象表情有些木然,笔墨亦不干练,似非其一贯风格。山水扇面《五松图》,为费范九而作,淡雅高古,笔墨丰富纯净,静谧中含自然之律动,有“返景入深林,复照青苔上”(王维《鹿柴》)之美,画家所写者,实为其自己胸中之丘壑。

刘子美 的花卉沉雄与虚灵兼具,内蕴饱满,韵味悠长。康平花鸟中的意象,当为画家自己辛苦提炼而成,化平常之景为不平常之象,非仅依画谱者所能梦见。黄松庵行书条幅皮日休《李处士郊居》,醇劲质直,笔致洒脱,意境幽深,可见其内心之宁静与充实。我在写作《南通历代书家批评》一书时,本已将松庵先生列入专论,但由于搜集到的资料未足以令我信服,最后只得放弃,惜哉!另有金沧江、韩国钧诸人之手札,张謇奖励员工之批件,均颇珍贵,艺术而外,又有一定文献价值。

2019年,陶永华先生首办乡贤书画展于南通中专,观者自四面八方纷至沓来,而今六幕文化再续壮举,乡贤书画以及乡贤未竟之事业,遂成通城一热门话题。

丹碧未遥,倩谁续笔?